

周末与闺蜜和她的意大利先生聚会。意大利先生漫不经心地吃蛋糕喝果汁,中国太太专心喝一碗糊糊搭搭的汤,双方相安无事又十分默契,场面有点好笑。闺蜜说:“他不爱喝汤。我从小在浙江长大,非常喜欢喝汤,但西餐中没有我们那种鸡汤,只好退而求其次了。”虽不落中国胃,但名义上好歹是“汤”,聊胜于无。喝汤,仿佛是一个中国人人才有的执念。

老外似乎是不喝汤的,无论是影视文学还是日常生活中,几乎看不到在西方国家流行汤面,也鲜见外国人喝汤的场景。有人引经据典从历史上追根溯源,认为是餐饮工具的差异决定了汤的生存空间。西式分餐制度来源于游牧时期的生活习惯,用烧烤的烹调方式不仅使食物便于携带,又因缺少汁水适于装盘。而汤是液体,会流动,亦让刀叉没了用武之地。勺子倒是可以舀汤,可一勺一勺太费时费劲了。而在中华农耕民族的食谱里,煮制的食物丰富且大多有汤水相伴,因此需要有一个能够聚拢小块食物和汤水的容器,所以中国人发明了碗,敞口且内深,适合盛汤也

父已远行

周优泽

父亲癌症转移后,我们都知道病情不可逆,但终究抵不过新冠的冲击,在年前腊月二十二日下午永远离开了我们,从此阴阳两隔。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为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大,他省吃俭用、操持家务;为了让我们吃饱,他把细粮换粗粮,把船舱甲板缝里的粮食扫出来带回家;为了儿女成家盖房、置办嫁妆,他东借西凑,再慢慢还清。父亲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小时候经常把县重点小学的试卷抄回来给我做,他一手拿着答案认真批改,一边要求我脚踏实地。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毅然支持我读书考研,后来整理遗物时,在他的床头柜里翻出一个信封,里面收藏着我念书时的准考证、成绩单、派遣证、政审调阅函等材料,那些纸张的边角早已卷曲陈旧,明显被翻看了很多遍,诉说着父亲的殷殷期盼。现在想来,父亲的晚年生活算是幸福美满。2015年家里盖了新房,儿孙四代同堂,父亲过得很舒服,还会经常来往香港、上海小住。生病后大姐总是把父亲带在身边亲自照顾;癌症转移后,二姐、三姐放下手头工作,回来陪伴父亲半年多。为了种蔬菜不落在人家后面,他偶尔会批评三个姐姐,这画面仿佛回到儿时。唯一遗憾的是我陪伴父亲的时间太少了。父亲从不惧怕病魔,他在老家医院坚强地做完六期化疗,尽管人变黑了、瘦了,但从从不喊一声疼,可是长期化疗导致免疫系统抑制无法进一步治疗,肿瘤转移了。这次病情加剧后,父亲只在住院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关心我和孩子的工作近况,只字不提他的病情,还说他按错了电话,顺嘴多说几句,直到坚持不住了才肯让大姐转告实情。接到大姐电话,我们回到父亲身边时,父亲已经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状态,但我们每个人回来喊他时,他都点头知道,外孙浩浩回来的那天,他已经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了,浩浩叫他时,他居然口齿不清地喊出“浩浩回来看我了”!父亲离世那天已经完全昏迷,在最后的时光里儿女们轮流摸着父亲的手跟他说话,讲美好的往事,放他最爱听的黄梅戏,直至他安详地睡去。父亲走了,虽然心中已了无牵挂,但至此我更像断了线的风筝,人在他乡,心灵无处安放。愿父亲在天堂与母亲相遇,互相照应。儿孙们会在人间相互扶持,共度余生!

方便保温慢慢享用。对于这种说法,老外是不服气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物品流通,餐具已经不是问题。于是我请教了一位在跨国公司开设《多元文化及交流》课程的美籍朋友,他不厌其烦地给我列出了种种汤菜,还从犹他州的家里翻出各种“家常汤谱”拍照给我,图文并茂,洋洋洒洒一篇千字文:

“西餐中最经典的当属‘蔬菜汤’和‘海鲜汤’。墨西哥有种传统肉汤叫 Menudo,是用牛肚和肉煮的汤,用酸橙、洋葱调味,再加入当地特有的红辣椒吊鲜;法式海鲜汤是一种传统的南法鱼汤,风味尤为独特。在美国除了火鸡汤,我们还定期制作扁豆汤、鹰嘴豆汤,偶尔还会制作西班牙凉菜汤、冷黄瓜汤等等。冬天有热汤,夏天有各种凉菜制成的冷汤;很多餐厅都会提供每日例汤。因为一些人喜欢以一碗汤开始用餐,或者用一杯汤来搭配主菜。餐厅提供的‘汤和沙拉’套餐,尤

老外不“喝汤”

湘君

其适合需要保持身材的女士;我在巴西工作时最喜欢的一家小型家庭餐馆,就是专做汤品的餐厅,我几乎每隔一周就要去一次,它每天都以‘自助餐’大锅提供 10—12 种不同的汤(总共有 20 多种)。“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汤是大多数西方饮食的一部分。”可见,关键是“此汤非彼汤”。我们对于汤的印象,是带有足量的水、食材清晰可见,双方比例悬殊、赏心悦目的菜肴;而西式中常见的无论是蔬菜浓汤还是奶油汤,大多是糊糊搭搭的一碗,仅凭肉眼很难辨别其中究竟有哪些食材,而且喝到嘴里也没有我们熟悉的流畅和清爽感,反而唤起小时候囫圇吃米糊喝稀粥的联想。所以,从情感上,我们很难把它们定义为“汤”。除了外观,喝汤的动作都不一样。一位从事文化教育的英语主播特别声明:“喝汤”在英文里是 eat soup 而不是 drink soup——吃汤! drink 适用对象指那些不用汤匙、不需咀嚼、可以倒进嘴里直接下咽的液体,比如水、咖啡、果汁等;而 eat 指食用比较黏稠的、需要咀嚼的食品。西式的汤,大多与奶油、肉、蔬菜等多种食材交融,没法直接喝,必须咀嚼。真是搅不断,理还乱,还靠牙口好。如我闺蜜那般,令大多数中国人魂牵梦绕的鸡汤,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完全无法共情。他们喜欢的鸡肉是烘烤或油炸的结果,而不是煮熟的黄色。他们喝的鸡汤(在美国很常见)中,唯一的鸡肉块是没有脂肪、皮肤或内脏(心和肠)的“瘦”块。所以,中式“原汁原味”的鸡汤对他们的认知是极大的挑战。但也有例外,比如那位美国朋友:“我在饮食方面非常冒险,并且已经学会了享受世界上大多数美食。”在上海工作时,他比任何中国同事更热爱种类繁多的中国食物。例如,有人不喜欢吃牛蛙,或者欣赏不来西北菜的粗放、

闻讯环城生态公园陆续“上新”,乘着暖阳和家人前往某园出游。一番游行之后想找个地方小憩,就是没有找到恰当的地方。其实很多长椅都空着,很多人却宁愿席地而坐。我思忖可能和距离长椅不足一米的垃圾箱有关,大家都有意避着。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这距离量化成具体数字就要看环境的需要了。可能当初设计时是想给游客提供抬手可及的“方便”。然而,试想,坐在那里休息的人正和同伴畅快交流,或略作补给准备继续游程,这时走过来一个陌生人,将一包垃圾丢在你咫尺之间的地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经过这些年垃圾分类的实践,市民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有了显著提升,不用过分担心谁为了少走几步路随意丢弃垃圾的情况。

在公共空间里,彼此不影响、不打扰应该是最美的距离。我想,设计者可能还需要更周全的思考。环城生态公园建设还在继续,星罗棋布的口袋公园改造是市民所盼的实事工程。在设施设计中,希望能更多调研、更多考虑使用者实际感受,更讲究些各种“距离”的艺术,这样才能创造出该有的美感。

距离的艺术

王国章

受不了川菜的辛辣,而他统统来者不拒。不了解的部分,正好留给彼此探索的空间。有意思的是,习惯了吃干拌面条(以意大利面为代表)的西方人,虽然对中式“汤”不太能接受,但是对于“汤面”,一见倾心。上面这位朋友,自打上海返美,早晨经常和太太一人一碗“头潜面”,当然,没忘记加个荷包蛋,用一碗地道的上海汤面开启一天的元气早餐。

一位来自其林法国大厨,热爱中国岳母做的鸡汤面,认为清汤鸡肉面条解腻暖胃,简直是绝配。再说一位驻沪外交官。每次就餐礼仪十足,无论刀叉勺筷,莫不文雅含蓄,我曾以为他自带贵

族风范永远优雅斯文。结果,有一天赶飞机前,他拖着行李箱,领着我熟门熟路地走进一家小面馆,坐下来埋头稀里哗啦吃完一碗中国面条,连汤都喝得点滴不剩。我的天呐,那那个恣意畅快。他吃得是有声有色,满头大汗,我在旁边看得是三春温暖通体舒泰。这一碗,别提多满足了,够他支撑漫漫的返乡旅程。原来,高大上的宴席是为别人吃的,他真正心水的,还是这碗路边馆子的家常汤面。

连汤带面,带给胃的是契合,带给人的是温度,吃过汤面的人,身心慰藉,念念不忘,生出“他乡即故乡”的通感。相信爱屋及乌,由汤面到汤的波及,渐成风尚。

最近笔者连续碰到多例药物性肝损伤患者。一例为服用中药泡酒近1个月,为自己种植的三七,但经过我院鉴定为“土三七”。患者出现了肝脏肿大、腹水的临床表现,诊断为“肝小静脉闭塞综合征”。好在诊断及时,患者得到了正确的治疗。另一病人有过敏体质,最近因为皮肤风团痒疹,外院服用了3周的中草药剂,之后出现皮肤黄、小便颜色加深,一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达到2000多,胆红素120多,在排除了其他疾病后,考虑为药物性肝损伤,仔细研究药方,其中的白鲜皮、石榴皮、土茯苓均有肝毒性的报道。

肝脏是人体最主要的代谢和解毒场所,大多数药物在肝脏代谢、转化、排泄。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于药物或其代谢产物或由于特殊体质对药物的超敏感性或耐受性降低所导致的肝损伤。临床上可表现为各种急慢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可以发生在以前没有肝病史的健康

者或原来就有严重疾病的患者身上。一谈起肝炎,人们自然想到的是甲肝、乙肝这类传染性肝炎。其实引起转氨酶升高的还有酒精性肝炎、脂肪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而药物性肝炎的危害也不轻。药物主要通过两种机制造成肝损伤:(1)药物及其中间代谢产物对肝脏的直接毒性作用;(2)机体对药物的特异质反应。

小心药物性肝损伤

蒋式骊

误区:过去都认为“是药三分毒”中的“药”指的是西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非甾体类抗炎药、抗肿瘤药、降血脂药、代谢性疾病药物等经常会引起肝损伤。其中,感冒药里的成分对乙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引起急性肝衰竭的药物。其实,中药里也有很多成分,如果使用不当、剂量过大、用药时间过长,也会引起肝损伤。相关中药有乌头、雷公藤、黄药子、柴胡、川楝子、艾叶、苦楝子、薄荷、苍耳子、蜈蚣、斑蝥、何首乌、大

黄、五倍子、石榴皮、诃子、朱砂、雄黄、密陀僧、砒石等。如何预防呢? 1. 不吃来路不明、成分不清的药品、保健品。要在正规医院或药店购买,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如果药物说明书写明有引起肝损可能,一般医生会提前告知,同时配有保肝药物一起服用,并且会叮嘱定期检查肝功能。 2. 服药后出现身体不适,及时就诊。当出现不能解释的乏力、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甚至皮肤变黄、小便颜色加深时,立即到医院就诊。一般来说,急性药物性肝损如果能及时诊断,及时停用可疑药物后,大多数病人恢复良好。少数可发生急性重症肝炎,需要人工肝或肝移植治疗。 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是排除性诊断,需有明确的用药史,并排除已知肝病的病因。病理也可作为药物性肝病诊断的重要提示。临床上还有 RUCIM 评分可以指导诊断。(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副主任医师)

就结束了。我重新打开相机,欣赏自己的“战利品”。在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映衬下,江郎山壁立万仞、巍峨挺立。尽管在运动中拍得不是很清晰,取景也不是最佳角度,但我异常兴奋,因为这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与世界自然遗产的美丽邂逅。这一瞥,太匆匆……

回过神,看车友友们大多还在昏昏欲睡,心中不免有些得意:“sorry,美景让我独享了。”

江郎山,那一瞥

江天舒

拿出身旁的相机,迅速打开镜头盖,放到自动模式,贴紧在车窗上,来不及调焦,也顾不得车窗上脏物,连续按动快门。就那么不到一分钟,江郎山那特有的“三石”造型就被飞驰的汽车变成了。真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人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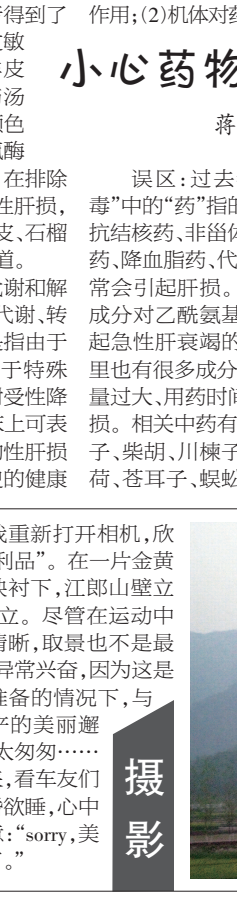
灯花

春山杏花天

孙南邨

春山杏花天

摄影



元代萨都刺有诗:“江南二月风雨过,梅花开尽杏花红。”如今,我居住的江北鲁南小城也有了几种梅花;每年春分之前,当梅花谢尽、美人梅犹自开放之时,家乡的杏花天就已经来到了。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梅古文作‘呆’,象子在木上之形”,梅杏一家,故反“呆”为“杏”。当代科学分类,梅和杏同属蔷薇科李属,是同科亲属关系最近的姊妹。有言“南梅北杏”,因地制宜,各领风骚,这话是不错的。

美人梅与杏花竞春,家乡人多爱的是杏花,争相奔它而去。是杏花更值得一看吗?应该说各有特色。何以厚此薄彼?细想想原因在此:当地各种梅花是近些年由外地引进而来,物以稀为贵,多栽植在市区内;而杏花是土著果树,大都生长在郊外。春来天气渐暖,看花到郊外,视野开阔,空气清新,那才是游春赏花的好去处,“杏花村”的杏花,自古以来就受人们的喜爱!

游春到郊外,再进而求其上,到山里方知杏花天不在别处。春山景色新,多有动人的镜头画面:崖头沟边,或三五棵、或一两棵不经修剪的大杏树,才是最堪一赏的自然美景。这种树久经山风,容貌苍劲,花明少尘,旁无碍物,确是一树一亮丽风景,一树一天然画图。

说来缘分不浅,十多年前我在春山石崖处遇一老杏树,据说已有百年高龄;春来冬去,阅人无数,依然花繁枝茂,生机勃勃。从此,我每年以梅花为信,等待杏花初放时,到老树下仰观、静坐,如对杏坛先师,如访杏林旧友。大前年春天,因疫情不能前往拜访,困守家中,心有愧疚之感。翌年春天再见,喜之不胜,写诗一首纪事:“山中一老者,独立石崖处。年年春风里,在下与之晤。/去年疫来急,村村皆封锁。奈何少双翅,心语无以诉。/今年寻春早,蹬车屡相顾。待到三访时,迎我花满树。忆往昔年前,公务过曲阜。杏坛留个影,学而有所悟。/今吾亦衰矣,周孔可梦乎?犹记朝闻道,求学未止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十多年来春山拜访,看不出老杏树容貌有什么变化,可我已鬓衰齿疏,与初访之年大有不同。“天时人事日相催”,未知此缘何时了。去年春天又访老杏树,留恋多时,为之拍照,并与其合影。今年春脖子长,天亦寒冷,元宵节已过始见早梅蓓蕾满枝;梅花信未至,拜访老杏树还要等待些时日。然我已心怀肃穆,收拾好相机,准备春山再睹尊颜。

父已远行

七夕会

摄影

